

# 包身工

# 目次

I

黑夜

.....

(一)

包身工

.....

(一七)

包身工餘話

.....

(四一)

泡

.....

(五九)

II

在第聶泊洛水電廠(倍拉易·烈希作)

.....

(九三)

從莫斯科到上海(基許作)

.....

(一〇六)



80753804



# 黑夜

Pon, 咕拉拉……

子彈打在凍結了的玻璃窓上，聲音也不像平常一樣地清脆了。流彈在空中刷過的那種急促的聲音，這時候也全淆混在怪獸似的發出吼聲而在大地上奔逐着的冷風裏面。上燈時候，闌北方面的炮聲漸漸地稀落了，但是在那或疏或密的槍聲中間，還會故意作弄似的突然的發出一種沉重的可以使地面上的空氣全體振顫一般的聲音，冷雨裏面夾着雪子，順風掃着的時候會在牆上發出一種撒豆一般的音響。被當作臨時司令部的女學校裏面，靜寂到聽不見人聲，可以出發的人，全被調出去了。天暗下來之後，戰爭會變換一個方式，沒有大炮一類武器的灰色的廣東兵，常常會趁着夜暗襲擊過來，這種經驗，一禮拜來已經反復過好多次



了。

在鄰近一帶聳得很高的女學校的窗戶，差不多全被飛蝗似的子彈吃盡了，有勁的尖風，儘望這些窗框中間鑽送。派作伙食房兼酒保的那間靠東的水門汀壁的房间裏面，也祇有三兩個影子在陰暗的燭光中幌動。洋蠟燭用兩本像從教室裏拿來的硬面書遮着，還在不斷地飄忽閃動。兩個傳令兵模樣的好像纔從勤務歸來，灰白色的雪珠冰住在他們棕黃色的外套肩上。一個四方臉的高個兒坐在一張和他體格不相稱的女學生用的凳上，一心一意地在嚼一團凍硬了的「握飯」（飯糰），另一個瘦削一點的蹲在地上，正在解掉被雨水和泥濘打濕了的腿絆。講台黑板和板凳搭造起來的檯台裏面，一個黑黝短小的酒保儘可能地縮攏身體，不自覺地搓着手掌，將他細小的眼睛望在他們兩個身上。瘦削的站起身來，將海帶一般的腿絆掛在已經祇剩一點餘燼的火爐前面；鋼盔的紐帶依舊緊扣在他的顎下，露出在鋼盔下面的包頭的毛巾掩住了他的額頭，這顯得他的面部更狹小了。誰也沒有話講

。濕腿裊慢騰騰地發出了一些沒氣力的乳白的水氣。

炮聲完全停止了；三五百米的近處，每粒子彈都能聽得清楚一般地交換着步槍的射擊。執拗，繁密，像鞭炮一樣。

——了得！——瘦削的用他失了知覺的手指擦了擦凍紫了的巴掌，獨自地說誰也沒有回答。房間裏依舊是沈靜。

——喂，酒有嗎？金之助！——四方臉的突然地喊了。他的聲音，粗砂得像成年期的男子一樣。

酒保搖了搖頭。

——那末？——霎了霎眼，一會兒好像怕他發作，補充說着：啤酒倒還：話沒講完，就被粗啞的聲音攔住了。

——baka！快拿來！回國來對瘦削的用徵求同意一般的口吻說：——源！——  
你也喝啊！

金之助用凍僵了的手給他們開了兩瓶啤酒，故意的將他柔鈍的眼光望在濃黑色的窓上。

一陣倉皇而急促的脚步聲音，從鄰接的走廊上經過，釘了鐵的皮鞋和槍托碰在水門汀上的聲音，在瑣碎雜亂的脚步裏格外的顯得響亮。經過伙食房門口的時候，<sup>後來</sup>顯約地可以聽到一些禁壓不住而迸發出來的啜泣的聲音。一種抑住呼吸的咽鳴，哀切而顫動地在凍結了的空氣裏面漂過。大約有二十個人模樣；走到走廊盡頭的時候，模樣是有一個倒在地上了。

——不走嗎？——一個粗暴的聽音吆喝，接着就是一種槍托打在厚重的肌肉上的鈍重的聲音。

三人無言地望了一下。

——又是娘兒們吧。——瘦削的用手掌在剛喝過的啤酒瓶口上一抹，沒神氣地說：

——受不了啊！這，——金之助覺得這是他講話的機會了，可是當他看見四方臉的用他不懷好意的眼光射向他的時候，很快地就將以下的話縮住了，無目的地拿手指在鼻尖上撥了一下，用嘴唇的痙攣來代替了他要講的言語。

——娘兒們，Jack哪，——四方臉的狠狠地喝了一口，吐出一口濁氣，臉上漸漸的有點兒熱氣了。——源！受不了吧，中國的，那，衣服和臉兒倒漂亮，身上，可……唔。——又將酒瓶擎向嘴邊去了。

瘦削的依舊提不起精神。

——她們一年也不洗一次澡啊。——……

金之助自己也不知道地裝着一副好像看見了一條死蛇一般的臉嘴，揪着鼻孔。彷彿聞到了一些不快意的氣味。

風吹過來，那批人的嗚咽突如的變成號哭了。打撲着，那種哭聲更慘厲了。幾雙釘鐵的皮鞋在走廊上急遽地走着，有幾個聲音在呼喊：



——不論誰，出來！

在準備着什麼，有經驗的他們早知道了。金之助將身體縮在燭光照不到的角上，聳起耳朵聽着，砰的推開門，被大家叫做「熊公」的曹長闖進來了。

——不幹嗎？給酒喝！——走！

短矮得蹣跚的軀體，浸胖了的鹽橄欖一般的顏面，喊慣了口令的聲音，講話的時候也將全身的力量集中在第一個音上。

——今天，倦了。——瘦削的說。

——什麼，這算得軍人？給你們酒喝！走。

四方臉的用手掌揩掉了留在嘴邊的泡沫，站起來走了。瘦削的對「熊公」望了一眼，默默地跟在後面。

門開着。一個看護卒也被找出來了。

——胡亂地放幾鎗就得啦。——一個押着他的說：——你能切斷弟兄們的手

和脚，倒會不能幹掉幾口猪嗎？

戰爭開始的時候，在興奮的漩渦裏面，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敵愾心鼓舞着，大家都曾嘗試過這種獵奇的，多少有些痛快味的工作，但是一禮拜之後，這心情很快地消散掉了；每天處置民團們「俘獲」來的「嫌疑者」和婦女小孩的時候，終於不能不用「給酒喝」一般的話來獎勵了。

——太不上勁了！——一個幹過這事的人說：——戰場上可沒話講，大家拚個死活。可是，這兒的儘是些老弱，女人，哭呀拜呀的怎麼下得手？

——唔，太不成角力的對手哪。——旁一個說。——誰還不是一樣，閉着眼睛轟一下就算了。

一陣連珠似的槍聲，一霎那的將那淒厲的哭聲終止了。拖着皮靴的沒氣力的脚步聲音，零落四散地走着。金之助用手抱住了頭，蝸牛一般的將身體縮在黑影裏面，很明白的又是「熊公」的聲音在喊了。

——等着！搬上場車去！一共幾具，點清楚。

一種使人戰慄的恐怖、和對於這種恐怖行爲的糶糊的反感，好像一束亂繩一般的驟然地纏住了金之助的心靈。他覺得事情演變得太意外了，使他不能整理出一個明確的觀念，這正像一些什麼燃料在他心裏發煙，潛燒，——雖然還冒不出火焰。

捏着一瓶「正宗」(酒)那瘦削的傳令兵拐進來了，嘴裏胡亂的哼着，舌頭在滾，什麼話也聽不清楚；金之助想：——哼着軍歌，大約是爲着壯壯胆吧！

——幹了？——等他坐下之後，金之助說。

——還能不幹嗎？

——唔。

——有什麼吃的東西嗎？——過了一會，那瘦削的好像要避掉這不愉快的回憶。

金之助從櫃下拿出一條麵包，凍硬了，用力地切着，胆怯地，可是執拗地問；  
——可是，一點兒仇怨也沒有的，……

瘦削的將他紅濁的眼珠向上一翻，金之助很快地就噤住了，但是，傳令兵好像不願給金之助看清他的顏面，一霎那之後就將頭垂下了。

——可不是，一點兒仇恨也沒有！——他的聲音帶着酸楚，很容易聽出這和方纔唱軍歌的聲調不一致了。

——第一，心裏不好過。——金之助說。

突然，方才的那四方臉闖進來了，當未喝完的酒瓶望地上着力地一擲，受了什麼委屈般地喊；

——源！走，回大隊去！「熊」這傢伙，你老子，這樣的事，不幹！兩個人的眼睛同時的射在他的臉上，

——什麼事？

——方纔幹了的那些，車去丟掉！

——丟掉？往那兒？

——沒有樹林，河裏也不妨，反正是打仗！

——唧！

瘦削的很快地開始繫腿絆了，四方臉的好像這職分委屈了他，忿忿的將剛纔丟了的酒瓶踢往邊上。一轉身，將桌上的麵包拿了一片，有意和金之助開玩笑似的說：

——這差使，你去吧！金之助！……沙喉嚨被笑聲擋住了。

——笑話，我，在這……

但是，這笑話恰恰被「熊公」聽見了。蹣跚地走到櫃台前面照例第一個字音特別沈重地說：

——不幹？

——時候到啦。——四方臉說。

——什麼？

——回大隊去。

「熊公」將他那雙老鼠眼射向金之助身上。

——金之助！

——哈！（是）——他站正了。

——出來！把那車子裏的拉去丟了！

——可是——金之助的聲音帶抖了。

——什麼？——熊的眼睛閃着凶光。

——我，我……

——不聽長官的命令嗎？畜生！——一記耳光打在他凍失知覺了的臉上。在

他第二個感想未曾形成之前，一桿步槍已經冷冰冰的塞在他的手裏了。

——拿了這去；江灣附近就行啦！丟在河裏！啦？

——哈！

這答應應得過分卑怯，引得兩個傳令兵笑了。

夜，黑得像漆一樣，不下雨，可是有惡意的風吹得更起勁了；看不出路，看不出田野，更見不到任何的生物。連續了一個禮拜的惡戰，好像在那些斷斷續續的步鎗聲音裏面也能聽出倦意了。在無邊的，海一般深厚的黑暗裏面，金之助拉着車子在冰結着的路上走着。死一般的沒有聲音，祇有輪鐵在柏油路上輾着的一種單調的音響。

車輪和路上的石山衝突的時候，金之助很明白地可以想到在他後面車台上的那些方才失了生命的生物們的肌體也在顫動。蔽着襤褸的手，沒有鞋子的腳，沙包一般胡亂地堆疊着的胴體，流着鮮血和腦汁的頭蓋。金之助不敢回頭，不敢描想，所以他儘可能的想將他的怨恨都集中到將這不愉快的差使派給他的「熊公」身

上。

——畜生！誰也不願幹，……他吐了一口口水。

風在吹，被風帶來了一陣酸痛飢膚的雨，不知道深度的黑暗和虛空裏面，一個奇妙的聲音傳過來了。「是什麼夜間的鳥吧」，他想。但是一瞬間之後，這猜想被否定了。「鳥哪兒能這麼近呢？」不自覺地回轉頭來，什麼東西也沒有。可是這聲音却變成更清楚了。電光一樣的一個回想，掠過了他的心頭，這聲音，他是聽到過的。關東大地震的那一年，他五歲的弟弟被壓在燃着了的門框和柱子下面，眼親親的看他燒死的那時候，這慘厲的聲音他確是聽到過的。他駭住了。全身的血，好像一瞬間的被吸盡了。

——啊——

分明是一個孩子的聲音，被胡亂地堆積着的那死物，好像都要同時的站起來了。金之助的腳軟了。他想回轉身來向他們哀告，又想丟着這些逃走。



——大概不會打死吧。——他想。

第二個聲音又出現了。這次是女人的哀號。他放下車子，但是好像他的皮鞋被冰住了，幾個聲音，緊緊地困住了他。

——啊——

——啊……鳴……鳴——

——大概還未死透吧——他想。

一句聽過多次的話，驀的浮心上來。——「誰還不是一樣，閉着眼睛轟一陣就算了。」——可是，

——誰也不願幹，爲什麼要幹這樣的事呢？爲什麼？……爲什麼？——他反覆地自問。

——啊——

——啊……鳴……鳴……

這好像是一只冰冷的銳利的鐵爪，緊緊地捏住了他的心臟，他的心快要破裂了。

——也許還有活的吧。——可以救他們嗎？

但是很明白，這是在黑夜，曠野，和兩個國家打仗的中間。

——鳴……鳴——像是表示苦痛，又像是在向他乞救。

他的頭腦混亂了。他不願遇到這種慘事，他不願聽到這種聲音。他想逃走，爲着不願再聽這種慘叫，他甚至想要消滅自己的生命。——可是，一轉念，他瘋狂了，一種決意浮上了他的心頭。

——消滅這些聲音，消滅這種痛苦，再將未死透的殺一遍吧！

他不自覺地從肩上除下步鎗，用他槍托胡亂地像他在鄉下打稻一般的在那些身上的熱度還不會冷透的生物上面打了一陣，當他槍托打中一個黑茸茸的東西，而發出一種打碎了一個罐子一般的鈍感而空虛的聲音的時候，他纔打了一個寒

噤，把槍丟了。

慘厲的喊聲消去了，無邊的黑暗裏面，依舊祇剩怒吼着的北風和斷續的步鎗的聲音。

金之助像夜遊病者一般的站着。

可是，突然發出乾啞的哭舉，跪下去了。

「——一點兒仇怨也沒有，……啊啊……一點兒仇怨也沒有的。……」  
冷雨在他身上打着。夜已經深了。

# 包身工

已經是舊歷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多一刻，曉星纔從慢慢地推移着的淡雲裏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舖裏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舖啦！起來。

穿着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騎着，豬糞！

七尺濶，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糞」。跟着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面，很快的就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的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

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糞」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着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的在男人面前換替衣服。

那男人虎虎的將起身得慢一點的「豬糞」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濶的樓梯上面，向着樓上的另一羣生物呼喊。

—— 揆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着鈕扣，幾個睡眼惺鬆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將大鍋子裡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蘆柴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姓名。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紡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工

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衙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着二十二三個「懶虫」和「豬糞」，所以，除出「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廠區域的牆圈裡面住着二千左右穿着襤褸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豬糞」。

但是，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却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裡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游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高的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

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三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是三五十，多一點的帶到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

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舖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紅磚牆封鎖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裡面裝進沒有固定車腳的三十幾部活動的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衙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後門一樣。每扇前門檻上，一律的釘着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着：「陳永田 泰州」「許達富 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的貼着褪了色的紅紙的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後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後，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衙堂裡面已被這些赤脚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



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裡面的人們的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頭髮裏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担抬着平滿的馬桶，吆喝地望着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板」或者打雜的拿着一疊疊「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晨吃粥，中午的乾飯，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它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義，裏面是較少的粳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滴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祇有兩條板櫈，——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櫈，這屋子裏面也沒同時容納三

十個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的搶一般的盛了一碗，歪着頭用舌頭舐着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着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着一只空碗，於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裏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上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所以當

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着餓死不幹。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原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裏面，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衆的結合力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採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普通的勞動自由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冰水來強制她們去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

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是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的移到屋子的上角，縮做一團，儘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裏面，生病而躺着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及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着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髮，狠命的往上一舉。蘆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的就停止了，後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

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的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的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的跳起身來，於是在門口擦牙齒的老板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的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祇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其次，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的鄉隣，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從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裏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閒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的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場，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最有利的，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爲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鬆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日本本國，折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彈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鷄鴨一般的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羣沒鎖鍊的奴隸。每人手裡都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

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裡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很多穿着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白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膩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着辮子。破爛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類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的看高自己和不必要的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理下意識的存在着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甯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磚頭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他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她們叫印

度人的通稱)把守着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力的憑證，包身工祇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粘着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後，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裡引外合的英勇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的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裡隨處可以看到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大都是這種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之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

「和隆隆的雷響」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麻痺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礫，……：

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牆的廠房裡面；分辨不出這是什麼聲音，也決沒有使你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餘裕，紡紗間裡的

「落紗」（專替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迴管理的上級女工）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

，不用手勢，而用經常啣在嘴裡的口哨，因為祇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纔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

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看到出一般的飛揚着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的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的推着，一個人在一條「衙堂」（兩部紡織的

中間）中間反覆的走者，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眼睛可以看出般的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間的原棉拆開

，用手扯鬆，揀去裡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她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那種工場裡面，不論你穿什麼衣服一刻兒就會變成一律的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的在室中飛舞着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着她們的五官鑽進，頭髮，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紗花寄託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你當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鬆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些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紡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〇〇一五<sub>分</sub>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威脅，他們每天過着黃霉，每天接觸着一種飽和了水蒸氣的熱氣。依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紡在潮濕狀態，比較的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裡面必需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器的噴口

· 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的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人」所能想像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的容易疲勞，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瞌睡是不會有，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着你，祇要斷了線不接，錠壳軋壞，皮棍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蕩官」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的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的少了，可是這種「幸福」祇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蕩官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後往往會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麼人都可以欺侮，什麼人都看她們不起，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有拿莫溫和小蕩官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

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的三種，那麼，在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板的立場，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非特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於有帶工頭不加思索地就愛上了毆打這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對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卑屈地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死不干事，祇是不要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爲着要在別人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她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尋常格外着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歡善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她將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着牆壁立着，拿莫溫跟

着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 (Driving Sha  
(E) 不懷好意的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地個小姑娘壞來西，懶惰！

拿莫溫學着同樣生硬的東洋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拉頭浪，就勿會瞞眊！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將候會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麼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板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出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裏面的狡滑一點的，就常常用送節禮把結拿莫溫的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担負，但是在包身工

，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却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的拿出錢來賂賄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攝取着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這就福臨路的上海紗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買收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織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圓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 (David Thoreau) 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着一個愛爾蘭勞動者的尸首。那麼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託着一個支那奴隸的冤魂！

一八八二戰爭之後，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徵是資本攻勢的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着這四年來錠子和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在這漸滅的工人裏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劇地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

間，三十二個女工裏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人，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東洋廠的四萬八千工人裏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人，總在二萬四千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二「銜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子）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價的增大，但是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享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子，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享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享司」而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麼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賬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働強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義務服役，豬糞一般的生活，泥土一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於和鋼鐵造成的機器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脚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灣，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着，喘着，淌着冷汗，還是被逼着在做工作。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傭人）也不願意用手去接觸的身體：

——讓她扎根一兩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着她的骨頭會做怕夢！

但是帶工老板是不怕做怕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板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和房錢。——他隨便說，回

轉頭來對她一瞪：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做平均，兩年來在她身上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麼名字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裏面，偷偷地託一個在補學習校唸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的手裏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和兩個當雜的站在門口，橫肉的面子在發火了，一把頭髮扭住，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娼根！你倒有本領，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糞，一天三餐將你喂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榜樣！

——信誰給你寫的？講，講！

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後，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樓裏吊了一晚，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音，屏着氣，睜着眼，十百千個奴隸在黑夜中嘆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蘆棒柴一般的偏能一天天的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地在那兒支撐。兩粥一飯，十二小時騷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規則地反復着，直到榨完殘留在她皮骨裏面的最後的一滴汗血。

看着這種飼養小姑娘營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的停在舷上，牠們腳

，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牠的頸子上輕輕的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的捕魚，賣魚得錢的却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裏看來，船戶對墨鴨並沒有怎樣的虐待，而現在，將這種關係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温情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的被飼養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温情，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地服役着的十六世紀封建制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沒有自覺，沒有團結，沒有反抗——她門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裏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強壓強榨着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日本資本案當心呻吟着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鬼。

## 「包身工」餘話

在我寫包身工的時候替我蒐集了許多資料，和給了我許多便利的V先生，託人帶信給我，說有事情和我商量，我們就在她住的一間小小的過街樓上見面了。

叫她V先生，就好像她已經上了年紀，其實她還是一個剛滿二十歲的孩子，本來是滬西某大學的學生，因為經濟關係，把學業丟了，現在日間在一家私立小學教書，晚間還在一所青年會辦的工人補習夜校裏擔任功課，短小的身體，有一雙善良的知識階級所常有的細長的眼睛，在別的嬌生慣養的小姐們還拿看電影和寫情書當做日常功課的年紀，她已經是一個堅定的，拿自己的勞力養活自己的職業戰線上的鬥士了。將僅有的一把椅子讓給了來客，拘謹地坐在床上，眼睛瞪住了斜射在窗上的秋陽。

和她並坐着的還有一個補習夜校的學生，也在東洋紗廠做工的阿T，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協力者的一個，她有工人階級共有率直和單純，但是差不多不能使我相信，在她這種率直和單純的背後，還潛藏着一種常人不能企及一般的應付臨時事態的才幹，當她帶着我和她十五歲的妹妹，懷着一點危懼的心情，去「視察」福臨路上海紗廠工房的時候，我們事前並不會約好相互間的關係，但是一跨進她所熟識的那家帶工頭の後門，她就像早已準備好了一般的指着她嫡親的妹妹對那老板娘講了：

——這是我的同鄉，在二廠裏做，（回頭指着我說）這是她的「爺叔」，在水電公司辦事的，……

她很坦然，她的妹妹也沒有覺意得外的表情，倒反是被派作「爺叔」的我，却掩飾不住有些窘態了。

——獨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爺叔」的意思在這一帶找一個「搭飯」的地方。

——她繼續着說，回頭對我望了一眼，表示着我也得對那老板娘敷衍幾句。——那種鎮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這完全是由於實際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鍛鍊出來的可寶貴的才幹。——但是現在，面對面的坐在一間狹窄的房間裏面，她的那種豐富的創造能力，却又毫無形跡地溶消到最普通最平凡的率直和單純的個性裏面去了。

——輪着夜班？——我說。

她帶笑地點了點頭，拆開了方纔捏在手裏的一個中報紙的包捲。

——上次你託我問的，祇有十一份，許多人不肯講。

V 先生在旁邊帶笑地替她補充：

——她還盤了本呢，有許多是用「糝米飯」請了客纔講的。

我想起了這是四個月前爲着要知道更多的關於包身工的身世境遇而託她蒐集  
的資料；當得在雜談中隨便地對她提出的希望，率直地說，到了四個月之後的今天，我早已經不再期待這請託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經是一件淡忘的事了，可是在

她，還能在勞動，學習，工作的餘暇，耐性地替我蒐集了這些可貴的資料！望着寫在水漬了的拍紙簿上的那些小學生的考卷一般工整的小楷，我驟然的覺得好像做了一件什麼對不住朋友的歹事一般的難受起來。

我一張張地翻看下去：

陳××，粗紗間，十七歲，泰州，（已做）一年三個月，（父親）當兵，（包身錢）不知，（作主）（註）叔叔。

明××，粗紗間，十六歲，泰州，（已做）八個月，（父親）種田，（包身錢）十元（作主）父母，——此人流火（腳氣）很厲害。

蔡××，筒子間，十七歲，鎮江，（已做）兩年，（父親）不知，從小做童養媳，（包身錢）不知，（作主）公公。

陳××，粗紗間，十五歲，揚州，（已做）一年半，（父親）種田，已死，（包身錢）聽說二十元，付十元領人，（作主）母親。

楊×××，鋼絲車間，十八歲，泰州，（已做）一年十個月，（父親）種田，木匠，（包身錢）無，（作主）父親。

李××，清花間，十八歲，江北，（已做）一年多，（此人被拐來滬，其餘同被拐者均已賣入妓院，她因貌醜，賣絕與帶工老板，身價不知。）

陳×××，粗紗間，十六歲，鎮江，（已做）一年，（父親）已死，（包身錢）不知，（作主）跟人逃荒來滬。

（註）就是由某人出面包給帶工頭。

我嘆了口氣說：——和我們預想的差不多完全一樣。

阿T將上半身靠近一點，指着最後的兩行說：

——還有兩個是紹興幫，待遇比江北幫好一點。

這兩份是：

壽××，粗紗間，十八歲，新昌，（已做）一年六個月，（父親）在杭州做工，



(包身錢)四十元，父親作主。

李××，粗紗間，十七歲，盛元(嵯縣之悞)(已做兩年，(父親)種田，(包身錢)每年付十五元，五年期滿。

在包身工那篇簡單的報告裡面，我祇敘述了泰州(江北)幫的住「公司房子」的一種，實際上包身工因為出身地域，包頭大小，和服役廠家的不同，還有各種的分別，從大體講，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幫和紹興幫兩大系統，紹興幫人數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組織，待遇也不及江北幫的殘忍，這一幫包身工的出身大多數是新昌，嵯縣，間或也有蕭山，上虞的成分，在包身形式上，和上面這個例子一樣，除出和江北幫一樣地「一次包絕」之外，還有包做幾年，每年付洋若干的方法，不過據我調查，能夠有李××一般待遇的，還是很少，最普通的是「領人」當時付洋念元，一定要做滿三年，「工作巴結」纔能在年底酌量的「找付」十塊錢左右的節賞。不過紹興幫因為人數不多，最大的包工頭也祇帶這麼三五十個工人，所以管

理和待遇上也還保留着一點「家族制」——或者說是「徒弟制度」的殘餘，她們每天兩飯一粥，中飯也像「外頭工人」一樣地自己帶進廠去，當然，除出這一點儘少的，——但是足夠使江北幫羨慕的「恩惠」之外，其他一切的壓迫和虐使，是完全沒有兩樣的了。

我感謝了她的幫助，將這些紙片收拾起來，隨便地問：

——這次虹口的事情，在你們廠裡有什麼反響嗎？（註）

阿T和V先生差不多同時地搖了搖頭。阿T搶着說：

——這樣的事，包身工是不會知道的，外頭工人知道了，有那個敢在裡面講！今年紗廠生意好，日夜的趕工還來不及，廠裡定了「新花樣」叫做「車間比賽」車間和車間，都有工作比賽，生活做得快，可以有獎賞。

——獎賞什麼？加工錢？

——哪有這樣好！生活巴結的車間給一張「名譽獎狀」，一個錢也不值。——

說着禁不住苦笑。

(註)指虹口日水兵被狙擊事件。

——在補習班，爲了報上登的件事，倒引起了很大的關心。

V 先生遞給我一張團得很縐了的小報，繼續着說：——大家都想知道，包身工這種制度，究竟是不是犯法？這你看到了嗎？

四條有力的要求着回答的視線，集注在我的身上。

那是十月二十五日的立報，內容是一個讀者寄給編者的一段報告：

「了了先生：

這裏有一件事情，我想定是新聞記者所不會記錄的，因爲這事情既不有關風化，其主角兒又不薄具姿色，也許就只等於人們任意撲滅的一隻小蟲，能引起誰的注意呢？然而，事情是極其平凡，却也是極其慘痛。今天早晨沒有事體，走進某法院去旁聽，頭一起案子問過以後，第二次提上來的是一個鄉村打扮的姑娘，

聽了捕房律師報告，知道她以前是楊樹浦一家紗廠的女工。被她包飯（即包身）的老板告了，說她五月八日離開楊樹浦的時候，竊取了他一副金耳環，兩件衣服，在捕房調查時並沒得着什麼證據，但因他將她告了，終於是由包打聽在曹家渡將她捉來受罪。

在推事數問數答的當中，知道她跑的原因是五月裏眼睛被打腫了，廠方要她請假，包飯的老板娘却不答應。打是經常有的，每月作的錢交給老板，作得少了挨打；病了說是懶惰，也要挨打；而這次打却是因為老板要同她軋姘頭，她不願意。當她滿口操着秦州話急遽而哽咽地苦訴着的時候，並出示兩踝腐爛過的傷痕的遺跡。

全個法庭的人們目光都注射在老板的身上，推事也轉過臉來問到他，問她是否就是他的「包身工」他却囁嚅地加以否認，可是他承認吃住都在他家裏，作了的錢也承認歸他。

他還異想天開，請了律師向她提起附帶民訴，因為捕房律師在最後陳述的時候已說到證據薄弱，那律師似不好意思說到賠償的話，只是說：「她走了她父母問老板要人，縱然判決無罪，也要請對她的身體加以處分。」

判決是無罪了。且即行開釋。先生！就只這樣，她已受到這人世的欺負太夠了。許多有着權勢的人合起來欺負她一個，這是世界嗎？上海是不知有幾千幾百萬這樣的包身工。更不知是暗地裏排演了多少人世的慘劇。然而，人們却只注意着桃腮上的微笑，卻不會——也不願去看掛在那些活屍眼角上的淚珠，更少有人想到廿四層的高樓底下還有四十八層的地獄。（下略）白水。

——這是你們廠裏面的人嗎？——我問阿。

她搖了搖頭，V先生說：——她們化了幾天工夫也找不出這個人的所在，有人說是同興的，但是去問了也沒有人知道，可是這樣的人多着呢！……我在上夜課的時候將這事件告訴了她們，很多人對於律師請求法庭「處分她的身體」這

一點發生了疑問，……她用手指指出了報紙上的那一句話，聲音漸漸的興奮起來，——從今年起，不是買賣丫頭也算是犯罪了嗎？那麼包身工……

——這樣的事情，實際上多得，包身工生病或者被打壞了的時候，東洋人常常不准她們工作，沒有工做，又不敢回去，能想法子逃走還算「大本事」呢。

——阿T補充着說。

我知道了她們約我來商量的來意了，於是我问：

——這問題我可以請教熟識的律師，可是，即使在法律上這是「犯法」的事，世界上成爲「公開之祕密」的犯罪不是多得很嗎？

——不，——阿T很快地說：——要是真的是犯法，那我們可以一傳十，十傳百的告訴每一個包身工，她們要性命，吃不起苦的時候自會到巡捕房裏去告的！

——那不是跟報上編者先生所說的話一樣嗎？即使「法庭判她無罪，當庭開

釋，恢復了她的自由，可是進一步想，她的前途還不是只有黑暗沒有光明麼？」

——那總比現在好啊，即使在街上討飯，……她們餓着肚子趕生活的時候，真在想做討飯的呢！

V 先生提醒她一般地說！多少的帶着一些教室裡授課的姿勢：

——可是你跟她們說話要當心，要是帶工老板知道了這是你教給她們的聰明，恐怕……

——我不怕，頂多楊樹浦不做，到滬西去做也可以。——說着，她也禁不住笑了，在她，好像滬西是另一個天，地了。

這種毫不計及自己利害的精神，深切地使我感到了慚愧。——誰說世界上沒有溫情？真真的人和人的溫情就存在在這種連自己的衣食也照顧不到的人們心裡！

第二天下午，我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和一位以道義和剛直著名的C律師談話。

我將包身工的情形概略地告訴了他，他詞色間覺得有點驚奇。

——真有這樣的事嗎？

——豈止有，多着呢，上海就有幾千幾萬！

——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他感嘆地說：——假使她們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狀況和你所說的一樣，那明白地是構成犯罪的！

從卓上取過一本袖珍的六法全書，指着其中的一條說：

——除出包身制度根本不合法之外，這樣的待遇工人，就構成「妨害自由罪」的，瞧，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二百九十六條：

「使人爲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照你所報告的那種工房裡的「包身工」生活，簡直是「奴隸」生活，即使退一步講，總也可以說是「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吧！很明白，第二老板這



樣的奴役工人漁利是一種非法行爲。

——方才說包身制不合法，那麼帶工頭到鄉下去和包身工父母乃至家長們訂立的包身契約可以「自由廢棄」嗎？——我問：

——當然，這契約是無効的，民法總則第四章對於「法律行爲」的規定，明白地說：「法律行爲有背於善良風俗者無効」；這兒所說的善良風俗，包括的範圍很廣，凡是人對人的凌虐酷使，都可以解釋做「有背於善良風俗」，所以這種契約本身就沒有法律根據，加上，帶工頭到鄉下去，用欺詐性質的方法締結契約，這一點也可以構成刑事上的犯罪，刑法第三十二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項下第三百四十四條：

「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三百四十五條，以犯前條之罪爲常業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老板的重利，不能不說是「與原本顯不相當」，加以他們以這種犯罪爲常業，簡直是兩罪三罪併發的犯罪！

我可以誠實地告白，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感到了法律的「功用」！可是這樣嚴密地制定了的法律果真能夠有實効地保護那千萬無告的奴隸嗎？我不能不進一步地追問了：

——那麼，這種不合法的契約當然可以隨意廢棄的了？

——不，那要當事人自己主張，民法總則第四章 七十四條規定了對於這種「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的契約，「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爲，或輕減其給付」。這就是說：利害關係人不聲稱，法院是不管的。

——既然這是一種「有背於善良風俗」的社會現象，一種「乘人危急輕率或無經驗」而用欺詐手段訂結的契約，是一種「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的」

犯罪，那麼有維持社會秩序和保護人民之責的當局和司法檢事，不是應該很快地檢舉這種不正和犯罪嗎？——要那些在惡勢力支配下的無智識無經驗的可憐蟲自己起來「聲請」，那不是實質上的縱容犯罪嗎？

C 先生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說：

——照例，是這樣的事社會局應該出來講話的。

——這樣的事不違背工廠法嗎？——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工廠法主要的對象是勞資間的糾紛，所以對於這種「包身制度」還是要用普通刑法來處理的，不過，假使男女工人年紀在十四歲到十六歲之間，那麼照工廠法童工這項目之下，對於紗廠這種工作似乎是禁止的。——他又取出了一本很厚的書籍。——「童工祇准從事輕便工作」，「有塵埃粉末或有毒氣體散布場所之工」是列入禁例的。

方纔感到的對於法律的信念，像輕烟一樣地消散了！天哪，到任便什麼工廠

裏去看一看，照現行的法律講，犯罪和非法的事實不是太多了嗎？英商紗廠裏有六歲以下的童工，纔出世的嬰兒像物件一樣地丟放在「有塵埃粉末和有毒氣體散布」的機器旁邊，有人意識到這是犯罪的事嗎！這是光天化日之下，警探保護着的工廠裏面儼存着的事實！——我知道，這一定是適合於現社會善良風俗的事了！

在滬西白里南路，有鼎足而立的三個工廠，一個是中國人開的申新紗廠，一個是白俄開的遠東板廠，另一個是「友邦」人經營的豐田紡織會社。那兒不是租界，可是廠裏有些什麼事的時候，中國當局能夠處理申新，能夠干涉遠東，而絕不能碰一碰豐田，在中國人經營的紗廠，野蠻的包身工制度已快漸漸的淘汰盡了，可是，以吃人肉爲常業的帶工老板還集中在法律以外的豐田。在那「法律之外」的洋商招牌之下，別說慢性的剝削，就是用兇器殺傷幾個中國奴隸，有治安之責任的照例是不敢開問的事吧！我將這事實告訴了C君，他也祇能報我以苦笑。

——在「友邦」的掩護之下，問題自然又作別論了，工廠檢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礙吧，問題，還是在緊緊地束縛着我們的整個的不平等條約！

這結論是對的；我將從 C 先生這兒得到的「法律根據」和那痛心的「別論」寫信去告訴了 V 先生和 A T，她們那弱小的，可是不知道艱險的努力，在那死水一般的社會裏面激起了怎樣的波紋，我還不會知道，不過，我相信，這死水裏面的生物還活着，她們應該動——而且是已經在動了。

# 泡

刮了半天風，日裡還可以穿單夾衣的天氣，就很快地換了一個節氣。沒有聲息的銳利的冷風，作弄似的儘望衣服單薄的地方鑽送，五點鐘過了不多一刻，除了沿河浜的一帶廠房還在鈍鉛色的天空畫出一些輪廓之外，其他一切都已經融成黑黝黝的一片。路燈的光線好像沒有氣力透過這深厚的黑暗，祇在很近的周圍畫了一個暗淡的光圈。天現橋腳下的那個崗警聳着肩膀，和他制服很不調和地將兩只手着力地插進袖口裡面。

過橋朝東，走上沿浜的那條凹凸的石子路，就可以從那濃黑色的泥浜裡面聞到一種肥皂廠附近特有的惡臭。腐敗了的牛油，石炭酸，和各種化學廢液混合起來的這種使人乾噁的臭味，儘讓冷風吹着，還像沈澱的死水一般的粘滯在這工廠地

帶的周圍。比石子路低一點的左邊幾家小店，都已經靜悄悄的上了牌門，祇從小剃頭舖的門縫裡而，和燈光一起的透射出一種悲嘆似的談話的聲音。同一方向的許多辨別不出男女的人影，忽忙忙地在這不平的路上走着，但是除出單調的脚步聲響之外，很難聽到一兩句響亮一點的談笑的聲音。五點鐘散工到六點鐘上夜班這一小時的休息，不夠恢復他們從上午七點到下午五點這足足九小時的疲勞，打一桶冷水洗掉了深深地滲進肌膚裡面的洋鹼和惡鹼（註一）的細粉，胡亂地像裝煤一般的扒進了兩碗粗飯。沒有伸一伸腿的工夫。鈍重而有壓力的預備回聲已經噙噙地在叫了。

「彩雲！這帶帶給我的毛頭！」在廠門口，一個中老婦人扁着嘴說，將一件破棉襖望對方一塞，「風這麼大，今晚上准要冷的。彩雲！今晚上半工？」

「全工！好生意！」接衣服的不會回話！身邊的一個瘦長的男人搶着講了。

被叫作彩雲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工，但是看身材還不過十四五歲的模樣。

乾燥的黃頭髮下面，是一雙突出的眼圈帶紅的眼睛，尖下巴，沒有血色的翹嘴唇，長頭頸，和削下的肩膀，一件大得不相稱的印花布旗袍，愈顯得身體瘦小得像一個骨架。

一雙纏過而又放大的腳，走路奇妙地帶着左右搖擺的姿勢，和她那雙大的眼睛聯想起來，捉狹的更替她取了一個叫做「金魚」的綽號。

（註一）「洋鹼」是碳酸鈉，「惡鹼」是苛性鈉的俗名，多是做肥皂的原料。

不很講話，講話的時候却帶着一種尖獮的聲音；從眉毛底下看人，好像老是戒備着什麼突如其來的危險，走路的時候老是低着頭，這表示了她的懦怯和忠厚；和同廠的女工比較起來，她的年紀還青，但是在這鑫記新廠，她是一個資格最老的女工，憑她近五年的經驗，這條沿河浜的石子路上在下雨的時候什麼地方有幾個多少大的水窪，她的那雙腳也已經很熟悉地知道的了。

到廠門口拿了銅牌，撲鼻子的又是一陣使人作的熔牛油的气；在廠里做



上這麼一兩個鐘頭，對於這種臭氣就會失掉知覺，但是祇要在廠外經過一二十分鐘的工夫，辨別氣味的感覺就像有彈性似的回復轉來。彩雲揉了一揉鼻子，到裝箱間去交出了給毛頭的棉襖，上工的回聲已在喊了。機器一般熟練地繫上一條狹狹的灰白色的圍裙，用右手的食指撈了一點黃料，（註二）左手拿過一疊商標印花紙而想開始日間剩下來的工作的時候，一個銳利的聲音在她背後喊了。

「王彩雲！夜工調打印，打印的俞阿寶病了！」

回頭來，監工已經直着嗓子喊過去了，站在他身邊的，是一個很陌生的女工，彩雲沒辦法地將盛商標紙的紙盒交給了她，用她那雙暴眼睛瞪了一眼，好像怨她搶奪了自己手裡的省力一點的工作，笨直地問：

「新來的？」

聲音很高，在這種喧囂的工場裏面做工的人，用必要以上的聲量講話已經成爲不自覺的習慣了。

那人默默地點了點頭。

一排靠窗的腳踏式的打印機前面，已經前後相接地擺着十幾車的「生坯」，  
（註三）每車八盤，每盤六七十塊，一時數不清數目的油膩冷滑得使人捏在手里不愉快的皂塊，已經屯着等她打印子了。

沒有工夫想，彩雲祇能很快地坐上打印機的車台上去，可是第一腳踏下去的時候，小腿凌凌地就打了一個軟溼，半個月不論到這種吃重的工作，彩雲自己也覺得不斷的乾噎和發熱，使她本來已經怯弱的身體更加不濟事了。

繼續的市況蕭條，使製造日用必需品的肥皂工廠也受了相當的影響，今年的「夏銷」不旺，八月底已經有一批人停了生意，照例九月初開始的夜工，到十月下

（註二）「黃料」就是 和油燒成的軟皂，未硬化切塊，廠里在皂上貼商標紙  
時代漿糊用。

（註三）「生坯」即已切塊成打印的肥皂。

半個月還沒有開工的消息，減工或者停工的傳說，無言地從工人們的眼色和警戒着的表情裏面傳佈開來，每逢監工和工頭講話，或者工頭叫到什麼人的名字的時候，大家都會面面相覷地就覺到自己和同伴們的明天的生活，誰都沒有話講，但是誰都明白了自己遭遇着一個如何險惡的時勢，但是，正在大家懷着鬼胎的時候，大約一個禮拜之前，市面上不知從那兒吹來了一種不可捉摸的消息。廠裏的「先生」們一個個的奔走相告，配藥兼監工的獨眼龍停下手來的時候就和兩個練習生爭論着這種風聞的真假。他們眉眼之間都帶着一種憂鬱的表情，好像已經預知道有某種不幸的事情要臨到他們的身上。有一次彩雲到監工那兒去領商標紙的時候，聽見女工頭阿金嫂瞪着眼睛在和獨眼龍談話。

「又要裁人？」阿金嫂問。

「不，說不定還要添。」獨眼龍用一塊灰白色的手巾揩了一下他的那雙終年淌眼淚的眼睛，不加說明地祇是這麼答了一句。

「那麼，你們發愁幹嗎？」

「和你說，市面上都在講，鈔票要……」講到這兒，獨眼龍就顯出不耐煩了，再將眼睛擦了一下：「反正，講了你也懂，貨價快要漲了，大家要屯貨，不看見嗎？兩棧的呆貨快銷盡了。」

從十月下半個月起，廠裏的生意的確突然的變興旺了，廠裏的兩部卡車，整日地從貨棧裏搬運着夏天銷剩的肥皂，四只熔油鍋同時的熔化油料，一對燒「石灰皂」的大鐵櫃和六只沖洗槽也都開始了整天連續的操作；十一月一號開了夜工，而且第一晚就是從六點到十二點的「全工」。大多數的工人都和阿金嫂一樣的不懂得這番突變的原由，當然也沒人能夠判斷這種突如其來的「好生意」對於他們沒有好處。六點鐘「全夜工」的工作，雖則可以抵得一整天「日工」的工錢，但是在這充滿了鹼粉石灰粉和油煙氣的鐵廠棚裡面，一晝夜繼續通扯十五小時的工作，在普通體格的人力究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啊。

三盤「生坯」還沒打完，彩雲的手心和額上就滲了一層冷汗。顛骨上有些發燒，嘴裏好像含了一口石灰一般的乾燥，腳筋在吊，右腳失了知覺，用手揉了一下，却又感到針刺一般的疼痛。用袖子揩了揩汗，暫時的覺得有點兒涼快，但是在鐵板上不斷地轟響着的手推車的鐵輪子和間歇地喘吼着的蒸汽聲音，又使她覺得頭暈，看見監工的不在，偷偷的用冷手巾覆在頭上，閉了眼休息一下。

王彩雲初到鑫記廠來上工的時候，是一個身體並不特別衰弱的女工，最少，總還沒有現在這種使人討厭的毛病，當然，從小就沒有好的營養，自從十二歲那年死了她那做泥水的爸爸之後，一家老少——媽，彩雲，和一個今年纔十一歲的弟弟——的生活就完全依靠在她一個今年二十歲的哥哥身上他。和父親一樣，天晴的日子做些泥水作的短工，沒事做的時候就在家裏糊糊馬口鐵的煤爐。直到五年之前，彩雲十四歲，鑫記皂廠在他們住着的天現橋橋堍下開了新廠，她纔很運氣地得到了一個也可以「養家活口」的機會。進廠的時候，每天的工錢是小洋兩角

，後來因爲工作勤謹，也就漸漸的加了，第一年年底加到每工二角五，第二年廠裏生意發達，意外地加到了每工三角三分，彩雲到現在還沒忘記，那年知道了加工錢的第二天，她母親還帶她到藍路的衆人坟地上去拜謝了在暗中加護她的父親，第三年之後，彩雲就得了病，起初是每天下午發燒，身體懈，也沒有別的難受，但是那年冬天做夜工的時候受了涼，就變了經常不斷的咳嗽。娘兒們正在「做大人」的時候，這毛病可又生得蹊蹺，顯然的彩雲的娘有點兒害怕了，每逢彩雲吐出一口痰的時候，趁着她不見，總要偏下身去看個仔細；求了仙方，服了草藥，都沒有功效，常到她們家來的毛頭的娘看見她耽憂，趁空兒就和他說：

「要當心，這年紀生這種病怕是乾血癆！」

「幸虧不帶紅，靠菩薩！」媽抬起頭來望着天。

「帶了紅還了得，趁早醫！廠裡可別讓她再去做了。」

「不去做，一家的人吃什麼？大的那個又賺不得錢，……反正是有錢人靠錢，

沒錢人靠命！」

聽到她的聲音帶啞，毛頭的娘祇能裝笑臉了。

「那麼給她冲冲喜，說不定倒會好的。彩雲今年也已經……」

「冲喜，」這話奇妙地將彩雲的娘打動了。彩雲今年十八歲，講年紀也不算小了，從小，就由她死了的爸爸作主，和陸家浜的姓陳的配了親，後來因為男家窮，討不起，事情就是這樣的耽擱下來；趁這機會給她冲冲喜，倒也是個好法子。可是，按在這一點微微的喜悅的興奮後面，第二個問題就將她難住了。

「錢呢？嫁女兒得賠錢，錢從那兒來呢？」

左思右想，還是想不出別的方法。晚上，等大家睡了之後，坐在彩雲床沿上，她媽摸了摸她的額角，帶着笑，將冲喜的事情告訴了她，恐怕她怕羞，故意的將身體背轉一點，彩雲蒙着被儘咳，沒有回答，等她母親做好做歹地催，才從破被絮裡伸出頭來，警戒似的先將四周看了一遍，睜着帶紅的噙出了眼淚的眼睛，

斬釘截鐵地說：

「不，我要做滿五年纔息手。」

「五年？」媽有點兒不懂。

彩雲又狠狠地咳了一陣，揉着胸，眼望着帳頂，自言自語地說：

「到年底，已經祇差幾個月了，廠裡規矩，做滿五年息手，可以多拿半年薪工。」

彩雲的工錢，那時候是每天四角三分，那麼一個月十二塊九，半年就是七十塊四。小戶人家，有這麼一筆大款子嫁女兒，也的確已經夠體面了。彩雲這句話，解決了她娘方纔就憂着的第二個問題，當她從彩雲蒼白的臉上看出了這話並不是扯謊的時候，很快地就攀着指頭說：

「滿五年，要做到今年年底，唔，兩箱一廚，三床被……」

她簡單的思路，立刻就轉換到如何支配這一筆款來子辦嫁粧的身上去。



做滿五年息手，這是秘藏在彩雲心里的唯一的希望，陸家浜的小夥子，她從小就認識的，人品也還不錯，住到鄉下去，不再到廠里來做工。最少每天可以不聞到這種噲喉嚨的油煙氣，可以不捏到這些滑膩膩的引人打噁的肥皂塊，那麼不一定是靠什麼「沖喜」，毛病真的可以好起來吧；可是，爲難的問題是在「要做到年底」！過了那蒸籠一般的夏天，彩雲自己也覺得不能掙下去了，做一天，就好像過一個什麼大的關口！有時候，她真的有點兒不相信過去這長長的四年半的工夫如何能夠掙扎過來？身體，好像已經是一個漏了氣的皮球，多動一下，裡面的氣就多漏出一點。當然，這種漏出的氣力，她自己也深深地知這是沒有再回復的希望了。

肥皂廠裡回轉着的機器的騷音和皮帶盤拍擊音響，震麻木了工作着的人們的聽覺，水門汀上鋪鐵板的地面，和三和土的牆壁，好像地震一般在那兒顫動；生石灰和熱油合在一起的時候放出來的那種白濛濛使人透不過氣來的煙氣，彌漫了

整間的工場，頭髮上罩了一層白色的灰塵，皮膚上染了一層發癢的油膩。過了十點，外面帶風的下起雨來，彩雲心裡發燒，方才出了一身汗，背上可又感到一陣寒冷。望一望壁上的鐘，到十二點還有大半個鐘頭；將打好了印的裝上車去，爲着要使麻痺了的兩只脚舒動一下，不等專管搬貨的人來，就想將這車子推到裝箱間去，但是當她俯下身體，用肩膀抵住車框的時候，突然的一個頭暈。

*gang, gang!*

耳朵裡打雷一般的發響，眼睛前面流螢一般發出一大堆的火星，沒法子退回身來，將一只手緊緊地抓住了機器的車台，方才好容易撐住了身體。定了定神，慢慢地摸着一塊油滑的毛巾，蹲下來，望藏在牆邊的馬口鐵水桶裡一浸，管不得打濕衣服，淋漓地就拿來覆在自己的額上。

和她並排工作着的阿標跑過來了，抱住了她，好像教訓一般地說：

「別硬撐了！金魚，早一點回去吧，反正夜工是外快。」

彩雲站起來，搖了搖頭，阿標年紀比彩雲小，可是事情比她懂得多，平常講話的時候，常常將別人當作不懂事的小孩，有時候彩雲爲著表示自己對於工作的熟練和對她的那種態度表示反感，常常不講話地將手裡的工作趕快一點，意思是說：——「瞧！生活比你做得快多了。」

機器和她面對面地好像要吃人的野獸，和它那種堅實的骨骼比較起來，自己的手足簡直就軟弱得像燈草一機的東西。在一種混亂的感情裡面，彩雲想起了進廠當時的身體，於是對於平常艷羨着的阿標的結實和健康，又覺得有幾分安堵起來。——「儘管力氣大，做三年，包你也和我一樣了。」

方才倒在地上的那種狼狽和可笑的情狀，明瞭地浮上心來，——「三年之後，阿標也會和我一樣吧，可是到那時候的自己呢？」有點怕，不敢想下去了。

陰暗的燈光，蒙了一層白色的煙霧，模糊地想，機械地動，一塊塊的肥皂，好像經過關卡似的望她手邊經過。好容易，離十二點祇差五分鐘了，阿標很快地

從機器上跳下來，看模樣就明白她是準備收拾工作，但是隔開兩架機器，一個方才卸了一車貨的老婆子悄悄地對她講了：

「慢着，要拔蠟燭頭（註四）哩！」

「拔蠟燭頭？全夜班還要……」彩雲和阿標都怔住了。

「拔蠟燭頭！」

「拔蠟燭頭！」

不到五分鐘，這個不愉快的使人失望的消息，電一般的傳遍了油臭的工場。鹼化鍋裡的黃料仍舊像熔岩一樣地在那裡沸，五架冷却器依舊一塊塊地吐着桌子大的坯料，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氣，有的不發聲地在嘴裡埋怨，有的祇將手裡的工具胡亂地丟擲一下就算表示他們的憤慨。

「全夜班再拔蠟燭頭！吃勿消！」不知有誰在講，可是跟在這聲音後面，獨眼龍的沙喉嚨就在響了：

「講什麼？夜工又不是白做的？生意好，有了定單發不出貨，不趕怎辦？」

機器依舊反覆地單調地在動，一盤盤的生坯依舊等在出了氣的皮球一般的彩雲的面前。

深夜回到家裡，躺上床，彩雲就像被拋擲在洶湧的怒洋裡面，眼前昏天黑地，身體七上八下地好像在那兒掀騰和轉旋，胸口熱得快要發出火來，背上可又一桶桶地在澆冷水；連續的無秩序的惡夢，使她不自覺地發出了驚喊和類似哀訴的聲音，直到遠遠地可以聽到鷄鳴的時候，方才漸漸的有點兒清醒，翻了個身，睜開眼來望了一下，接着從她胸口就像有些東西快要爆發出來一般的襲來了一陣猛烈的咳嗽。吐了些痰，稍稍的覺得清快了些，可是嘴裡滑膩膩地留了一種使人不愉快的腥氣。天漸漸的亮了，窗外的冷雨聲音又加厲了，一陣澈骨的冷氣，從冷硬油滑的破被周圍侵透進來，彩雲像蟄伏的冬虫一般地將身體蜷縮起來，慢慢地透着氣，方才模糊地睡去。

〔註四〕 在規定時間以外延長工作，謂之「拔蠟燭頭」，照例不給工資。全夜工的拔臘燭頭往往有延長到上午十二時者。

不多一刻，彩雲就驚醒了，聽慣了的工廠回聲和媽媽的罵聲弟弟的哭聲，嘈雜地混在一起。睜開眼來一看，哥哥蹲在門口望着不停地降着的冬雨發愁，媽媽扭着鼻涕眼淚哭成一團的弟弟發話。

「死鬼！給你白米飯吃昏了，四升米，兩百錢煤球，爲什麼一塊錢祇找了一千七百一？死……」

話沒完，重重的一記巴掌打在淌着淚的臉上。

「嗯嗯……米店裏找了一千九百一，嗯嗯……老板說洋價跌……」

「放你的屁，又不是過大年夜，一晚上跌了四百多！死坯！站着幹嗎？還不快去講……」

彩雲沒辦法地掙起身來，頭重得像鉛塊一樣，媽媽一面罵，一面扯着弟弟到

米店去理論。下了床，兩只腳簌簌地儘是發抖，胡亂地洗了個臉，梳了一下頭髮，從那面脫了膠的鏡子裡面一望，面色黃白得正像每天成千成萬地從她手邊經過的現造成的肥皂，透了口冷氣，刺鼻的又是一陣從嘴裡發出來的腥氣。

一夥沸騰般的人聲，媽媽帶着弟弟，後面跟着一兩個隣居，擾攘地回轉來了。

「活見鬼！鈔票不值錢，一晚上從三千四跌到兩千九百五……阿大這蠢種！人家早三天就知道了，你天天在外面走，一點兒風聲也沒有。」

阿大不講話，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儘是不轉眼地望着天。隣家的女人用弟弟的大襟給他揩着眼淚，抱怨似的說：

「洋價跌，米價倒反漲，八塊八的漲到九塊四，連起價米也吃不起了！」

「可不是，」媽媽接着說：「四升米就是一千一，這種日子怎麼過？」

彩雲低着頭，眼睜睜地望着面前的那碗開水泡過的鍋魚。她模模糊糊地懂得

這就是一禮拜來獨眼龍他們張皇地議論着的那件不可捉摸的事情的結果；在她空虛的頭腦裡面，覺得這好像是一種什麼連環圖畫本上看到過的妖法，祇要什麼道人一揮手，一道白光，十化百百化千的武器，就會天羅地網似的降臨到每個人的頭上。前幾天還只是一種新聞，一種「先生」們嘴上講着的不容易理會的「道理」，可是過了一晚，這種眼看不見的力量，就會絲毫不給人逃避地作用到每一個「賺工吃飯」的人們的廚房。用一塊錢就得缺損三百五十，就三百五十文用她廉價的勞力換算起來，就在那騷音和油臭的工場裏面足足的做上這麼兩個半鐘頭！彩雲回想到昨天晚上如何辛苦地一分一秒的的掙扎的情況，不自覺的一種悲苦和憤怒滑混着的感情就在她心頭湧冒起來。

冷酷而單調的回聲又在響了。

想走得快一點，可是彩雲的脚上好像縛着什麼笨重的東西。推進廠門，銅牌已經收進去了，到賬房間去領了銅牌，在「遲到簿」上畫了十字，不管你遲到幾分



鐘，照規矩就作一點鐘計算，實際上雖則是每天工作九個鐘頭，可是遲到每一點鐘，就得扣去「八」分之一的工錢。

等待着她的依舊是那部野獸似的張開了嘴巴的打肥皂印的機器。

市面上的變化，使這單調的工廠也漂漾了一種異樣的空氣，獨眼龍 着面孔在數發貨的籌碼，兩個醫生般的穿着白大衣的練習生熱心地伏在桌上看報，工人們照常的在做工作，但是趁着上頭的人不見的時候就在交頭接耳地交換各人所聽到的消息。

「你有銀器沒有？」阿標低聲地問：「譬如鐲子，戒子？……」  
彩雲帶咳地搖頭。

「快去兌了，當心吃官司！」

一個老婆子湊過頭來問了。

「阿標！鄉下還能用嗎？昨天巧巧有五塊大洋託人帶回鄉下去了。」

阿標調了一只脚扭轉一點身體，正待回話的時候，獨眼龍跟一個練習生帶講帶走地走近來了。

「我和你說屯現洋也沒有用！」練習生說，一挺眉毛，好像表示他的聰明。

「過幾天一換兩！只差沒錢屯！」獨眼龍說。

阿標旋回身來，將要講的話嚥了下去。

獨眼龍站在彩雲身邊，將捏在手裏的一塊肥皂一揚，用故意要使別人也能聽見的高聲說：

「這印子是你打的，不用力，你看得清楚這上面的字嗎？」

這種突如其來的質問，使彩雲怔住了，仰着面，茫然地望着獨眼龍的那隻水淋淋的眼睛。

「批發處等着要貨，你偏蹭躓了千多塊生坯！賬房裏叫你去講話！」

彩雲接過那塊肥皂來看，字紋的確打得不很清楚，她祇能用哀求的口吻說：

「昨天有點兒病，腳沒有力！下次——」

「什麼？生病？生了病還要賺錢？」獨眼龍在生氣，好像別地方受來的氣也要在她身上發洩一樣。

「請你先生跟我在賬房問裡講一講！謝謝你！」彩雲的聲音在抖了。

「有話自己去說！」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彩雲的心跳得厲害，全身的血一時的冒上臉來，無目的地用她油膩的手摸了一摸掛在額上的頭髮，她，好像這也是昨天晚上碰到過的惡夢。

「吃排頭！」兩個悄悄的聲音同時地迸發出來。

「吃排頭夠了嗎？當心停生意！」另外一個說。聽到「停生意」的話，阿標突然的停了手裏的生活，好像想到了些什麼似的說：

「金魚！你在這兒做了幾年了？」

「五年差兩個月」聲音低得差不多聽不出。

「對啦，準是停生意！金魚！去結賬吧。」阿標將臉一沉，用一種警告的眼光瞪着她說。

「什麼？」好像一盆冷水澆在她的頭上。

「四年半到五年，這是一個閻王關！不做錯事情也要「扳差頭」停生意，老廠調過來的人都是這麼說，老廠開了十多年，三百多人裏面做滿五年的祇有兩個！

……」

望着彩雲的模樣兒有點可憐，阿標收起了過分誇張的態度，用同情的態度講。

「你想，做老板的真會這樣傻嗎？讓你做過五年，再白給你五十、一百的薪工！打雜的楊得忠做了四年八個月，上個月被惡臉爆瞎了一只眼睛，照樣還是一個子兒也拿不到地停了生意。」

望着阿標的臉，彩雲有點兒不敢相信。「老是愛哄人，做老板的難測這樣不

講理？我……我替他們做了這許多年，況且……」這樣想着，鼓起勇氣到賬房間去。

賬房就在進廠門靠右手的一排平屋裏面，雜亂陰暗，日裏也點着暗淡的電燈，一張寫字桌，靠壁一只保險箱，桌上胡亂地擺着一些算盤賬簿筆硯一類的東西，跨進門，望見瓜皮帽下面的李賬房的帶青的面色，彩雲便像法庭上等判決的人犯一樣的惶急得講不出話來，賬房將她上下地打量了一下，好像故意使她急灼一般的慢慢地點了枝煙，用帶啞的聲音說：

「你是王彩雲？……唔，監工處關照，你的工作不好，躓躓了十幾箱肥皂，所以……」

講到這兒重重的咳嗽了一下，一面翻開賬簿。

「工錢算到昨天的夜工爲止，四角三，六工，兩塊五角八……」

彩雲的耳朵裏祇聽得噙的一響，好像全身上的血都被什麼吸收去了，管不得

什麼規矩，她差不多以一種要跪下去的姿勢，帶着哭聲說：

「李先生！不，不，我甯可……甯可討工錢，讓我再做……再做兩個月……」

李賬房好像全沒有聲到她的聲音，神色不動地抽開抽屜，拿出幾張黑黝黝的紙幣。

「扣掉十一月份的工會費一角二分九，……」

隨手很熟練地將桌上的算盤撥了一下，兩三張大小不同的紙幣和十幾個銅子擺在彩雲的面前。

「你先生做做好事，情願討工錢，情願……不要停掉我的生意，……先生……」

顯然的李賬房感別麻煩了，將賬簿重重地合攏，虎虎地說：

「像這幾天一樣好的生意，一年也輪不到一次，用了你這種癆病鬼，所以出貨這樣慢了」

「那，那是太……」

正要講下去的時候，李賬房突然的站起來了，彩雲看了他那雙帶紅絲眼的睛，和那種準備將她一脚踢出去的姿勢，覺得再講也是沒有用了。

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的走出門來；耳朵儘是嗡嗡地響，兩只腳軟得像棉花一樣，夢遊病人似的走着，直到一串簷漏滴在她臉上，方才夢一般甦醒轉來。

「金魚！」走過廠房窗口的時候，阿標很快地用一只手扯開窗，性急地問：「不行？」

彩雲沒有回答；阿標招了招手，望背後看了一眼，低低地可是有力地講：

「不行，那麼去和總賬房的張大頭講話，他是工會裏的理事，又是王親國戚，去要薪工！」

心亂得像一團亂草，臉上熱辣辣的難開過，——「這樣能回去嗎？」驀地的想起了今早上媽媽打弟弟的事情……「性命不要了！可是……」

重新鼓起勇氣來，碰了三四次壁，好容易才找到了紅磚造的二層樓的樓上，

透過漆着金字的玻璃門，總賬房的房內充滿着香煙和雪茄的煙氣，胆怯地推開門，驟然地接觸到一陣悶熱的空氣，和四五個人興高彩烈地談笑着的喧囂的聲浪。張大頭滿面油光，躺在大寫字台前的一張回轉椅上，看見彩雲進來，稍稍地用眼梢一看，若無其事地回轉頭去，將他手裏的一盒白金龍望桌上猛烈地一擲，大聲的說：

「什麼話！你不打邊七索給他，他能和三翻嗎？」

彩雲吃了一驚，差不多要退出來，站定了，沒手勢地等着開口的機會。他們好像對於這個闖入者不感到一點驚奇，一個戴黑眼鏡的大聲地說：

「七索？台面上出過兩張，熟得很！」

話在彩雲喉嚨口吞吐了幾次，臉上熱得發出汗來，好容易趁張大頭擦火柴點香煙的時候，方才哭喪着臉，格格地說：

「張先生，請你……」



「什麼？你叫……」

「王彩雲，在廠裡做了快五年了，……是會員……」

「喔知道了，停了生意，對嗎？」

「請幫幫忙，我情願討工錢……」

「那是因爲你生病，生活做得慢。……」

「以後可以趕一趕，幫幫忙，讓我再做兩個月。」

話沒完，黑眼鏡的大聲地笑出來了。

「哈哈，好打算，做滿五年拿賞工，是嗎？哈哈……」

工會理事張大頭比他和氣得多了，噴了一口煙，說：

「你身體太壞，休息休息也好。」

「不，不要緊，做死也不要緊，……」

「那是笑話，身體第一要緊，況且廠裡又不是醫院，這幾天生意好，一個人

做兩個人的事情還不夠。」

黑眼鏡的和另外一個不知道爲着什麼又爭執起來了。張大頭好像也有點兒焦躁。彩雲知道不行了，祇能說：

「那麼，我做……做了四年十個月，也得給一點薪金……」話說出口，胆子倒反大了，自己也不相信，在「先生」們面前也能這樣講話。

「什麼，退職薪金？笑話！照規矩，要滿五年，四年十一個月也不中用，況且你是犯規開除的，什麼叫犯規開除，懂不懂？」

彩雲用手指指了一揩淌消着沒乾的眼水，留在手上的肥皂使她感到有點兒痛，但是頭腦倒反覺得清楚起來。

「可是，做了這許多年，一天的生活做得不好，也……」

張大頭很快的面孔一沈，用大聲將她攔住了。

「沒有多的話，回去養好了病，也許還有法子想。」用拿香煙的手望玻璃門一

指，意思是叫她滾蛋了，可是一轉念，又像想到了什麼似的：「唔，你的會費交清了沒有？」

走下樓，便管不得別人的恥笑和體面了，用那塊灰白色的圍巾掩住了臉，發聲音地哭着，七高八低地望着那條五年間無分風雨地反復來去看的石子路上回去。走過打印間的時候，彷彿背後有人在喊：

「瞧，金魚停生意！」

「哈哈……」

「當心你自己，笑什麼？」

回到家裡，這副狠狠的情狀倒將她媽媽嚇住了，彩雲一句話也沒有，將捏做一團的紙幣和銅板望桌上一擗，不管被雨打濕了的衣裳，倒一般伏在床上，盡量提高聲音，瘋狂似的哭喊起來。自從懂得人事以後，這樣盡性地哭喊在她好像

也是一件值得珍重的事了。

母親拾起桌上的一團黑黝黝的紙幣，一個銅板滴溜溜的滾了出來。瞧模樣，事情的一半已經猜透的了。

大聲地吼了一陣，身體就覺得凌軟起來，耳朵嗡嗡地響着，爲着不要看見任何的東西，緊緊地將眼臉合上。手指，嘴唇，同時的感到了劇烈的痙攣，臉上的肌肉，硬直到不能活動，喉間隱隱的覺得砂痛。整個身體，好像被浸在什麼冷清的水裡一樣，失掉了反撥，失掉了活動和開口的力氣；也失掉了她生涯裡面所僅有的那一點平凡的希望！好像希望着一些平靜的安慰，希望着這種不幸的事態能夠驀然的像從怕夢醒來一般的改變最少也希望能夠有誰肯替她將那些欺負她的傢伙盡情地痛罵一頓。

聽不出什麼話，帶着哭聲，母親在她床前喃喃地講了一陣，見她沒有回答，默默地走出去了。漏滴滴在缺了口的面盆裡面，有勁地濺着水花，發出一種比平

常更響亮的聲音。好像一條被人打傷了的狗，喘着，慢慢地睜開眼來，無目的地數着帳頂上的補釘，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模糊地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工廠的汽笛聲音，又使這半生半死的弱者睜開眼來，定了定神，看見弟弟在洗碗盥，她知道已經是下午了。這種聲音，在她生命裡面好像魔法似的具有一種很神奇的力量。聽到這種有魔力的呼聲，她的四肢，她的軀體便會不自覺地依着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方向，規律地活動起來。可是今天呢？當她第二個瞬間感知到這種使她苦痛可是也有若干使她感到親熱的呼聲已經和她的肉體失掉了連繫的時候，一股酸楚和忿怒，又從她那腐蝕垂盡了的胸口衝塞起來。

家裡沒有人，冷清得像深夜裡一樣。咬着牙根掙起身來，想推開窗來換一換這腥穢的空氣，可是當她手指碰到窗框的時候，第一使她看到的就是到現在還粘着在她手指縫間的一片片的肥皂，這種滑膩的觸覺使她無端地氣忿起來，順手的

望桌上的那盆漏積下來的水裡一浸，着力地想將這種不愉快的殘痕洗掉。手上，發酵似地發出一層透明的白泡，被那方纔停了雨滴的淡淡的光線映着，泡的表面還會現出一種美麗的虹彩，望着這些，彩雲失神似的又呆住了。

透過窻，低低地送來了一種絮絮的充滿了哀怨的聲音，這分明是她母親和哥哥的談話。

「這幾年，一家人不是全靠她嗎？天可憐的人生只有一次的的事情，總得像個樣子才好。……」

沈默了一刻之後，跟着的是她哥哥的笨拙而砂啞的聲音。

「亂世荒荒，窮人還爭什麼場面？冲喜，一人一馬（註五）還不是一樣嗎？」

彩雲的兩手還是無目的地搓着，她的眼瞳慢慢地感到了一些熱意，但是緊跟在這難堪的酸辛之後，一種原始的憎惡和忿怒又在她的心裡蠕動起來。

不知從那兒流來了一股冷風，很脆，一個大一點的皂泡就爆碎了。

(註五) 浙俗極窮人嫁女，祇陪嫁馬桶一具，謂之「一人一馬，人馬平安。」

一九三五，十一，二〇。

**II**



# 在第聶泊洛水電廠

倍拉·易烈希作

## 一

粗一看，不論什麼地方，好像都是胡亂地拋置着各樣的東西。巨大的木材，堆成山頭一般的鐵軌，一堆堆的石頭和砂泥，水門汀的袋子，和工具……但是領我們去參觀的人，却能一樣樣的說明得非常清楚。他很明白地知道，昨天在這兒是個什麼樣子，到明天這兒又須變成什麼模樣。他，非常仔細地對我們說明，——我們呢，也非竭力的運用我們的想像能力，去傾聽他的說明不可。——因為不論他的聲音提得這樣的響亮，說話的聲浪，總是要被機器的那種鐵的轟響消散掉的。

我們站在一處新的水門汀工場的門口。巨大的起重機，很近的就在我們的前

面。這種使人害怕一般偉大的機械，同時可以操作四種不同的工作。在第聶泊洛河的對岸，成萬的工人，正在濛濛的蒸氣裏面工作，真是很有秩序，沒有浪費，而且在好好地規定了的一定的速度裏面進行。——所以，成萬的工人的手，可以說，簡直是像一部巨大的機器裏面的各別的分部。這地方的全般，完完全全的封鎖在一種駭人地猛烈的騷音裏面，所以站在這種地方，我們分別不出構成這種中心聲響——帶着泡沫地奔流着第聶泊洛河的吼聲，很有秩序地震盪着的蒸汽打樁機的轟響，水門汀工場的打碎石塊的聲音，以及在那方纔舖好了的臨時鐵路上面很仔細運轉着的機關車的隆隆的音響。這些一切的聲音，都已經打成一片，而吹奏着建設的勞動的歌曲了。

在我們的左邊，——大概，離開我們不到一公里吧——依舊是展開着差不多和原始時代沒有差別一般的荒野。可是右邊呢，却已經照耀着正在一步步的建設着的新的都市。在這兒，有每間都有小花園的工人住宅，學校，圖書館，病院，

可以供給一萬二千人伙食的伙食工場，……此外，還造起了很多的街道，很多的宿舍，簡單地講，這兒已經建設一個巨人一般的都市。什麼也不會遺漏，凡是現代大都會生活所要求的一切，在這兒一切都有。不，更正確一點講，可以說，這兒祇少了兩種舊式都會裏面無論如何也不能沒有的東西，這，就是酒店，和教堂。在「第聶泊洛斯脫洛依」這個新的都市裏面，大主教和酒精，已經沒有了參加的餘地！可是，沒有這兩種東西也能夠好好的過去，那是誰也已經沒有疑問的了。幾年之後，這兒大概會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口。第聶泊洛河的力量，大概還可以增加一百所以上的工廠。這是不依靠大主教的一種奇蹟！哦，不知不覺的我被這樣的想像束縛住了。

走進室內，透過關着的窻子，還能夠聽到外面的騷音，可是，這已經不能妨礙我們的談話。在這兒，我們提出了各樣的質問。我們的領路人，在不多幾時之前還是一個金屬工人，可是現在他已經代理着技師長的地位。身體很短，可是筋

強肉壯，具備着一種使人豔羨一般的康健。我們想着的事情，他完全不懂，不，不僅不懂，在他，也許以爲意注意到這樣的問題，已經是一件可恥的事了。

——我們的工作，能夠在一定期限之內完成嗎？

——當然，在三個月之內，我們已經超過了預定的工作計劃。

——我們有很多地方還要借重外國人嗎？

——借重着，在最近的將來，還有借重的必要。可有這種必要，不像我們最初所想像一般的重大。在最近，我們知道，這種必要已經大大的減少。對啦，有這樣一個例，從這兒的河岸，有架一條到對岸去的鐵橋的必要。這種工作，你總得知道，是一種非有極進步的技術就不能完成的工程，這兒，當然啦，一部分專門家就提出了到英國去定造這架鐵橋的議案。也有人說，不行，該到美國去定纜對。……可是，你們聽過關於第聶泊洛倍德洛夫斯克的事嗎？離開這兒，大約有三點鐘火車的路程。那是一個很有味的地方。假使時間來得及，你們一定去參觀

一下……那兒有九萬人左右的金屬工人，真是一處很好的城市！……因為，我做金屬工，是在那兒學出來的，此後，我在那邊的工會裡面當過書記，市民戰爭的時候，我在「非常委員會」裡幹過工作。啊！話講得太遠了，……總而言之，那鐵橋，是在第聶伯洛倍德洛夫斯克這地方造起來了！鐵橋造起來了！不，已經造成功了！而且，已經很好地造成功了！大概是這個樣子，此後，祇要配合攏來就得了。……可是，配合攏來，——這也是了不起的工程？爲什麼？那才是容易不過的事吧！因爲這樣，所以……同志。……

## 一一

當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的來了一個意外的客人；那是一個長着綠的眼睛，蓬鬆的棕色落腮鬍子，身體很矮，大約四十左右年紀的農人。他穿着拖泥帶水的長統皮靴，打滿了補釘的褲子，和一件好像是在自己家裡縫就一般的上衣。

頭上，帶上一頂黑色的帽子。從這帽子下面掛下來的一縷頭髮，蓋在淌着汗的額角上面。

走進門的時候，他在門口躊躇似的停留了一下，然後，很胆小地，好像很疑心似的望着我們。脫了帽子，在手裡好像沒手勢似的旋了一下，重新戴在頭上，然後很當心地走近我們的身邊。

——失禮得很，諸位老鄉。

——好，請坐，同志……有什麼好消息嗎？……

——多謝，那麼放肆了，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可是，方才你們說的什麼「同志」，那是在叫我吧，我不懂呢，老實說，我不是黨員，當然，我很贊成的。當真，僅在嘴邊講講，誰也可以這樣叫的，在我們鄉下，我常常被人罵的？「講什麼？伊凡，你又不是黨員，滾開，嘴裡這樣那樣的講講，有什麼屁用」！不知道你們怎樣想，——說這些話的，並不是黨員，而是，那些……我叫不出他

不們的名稱……對啦，是那些最可惡的富農。……唔，忘記講了，我的名字叫做依凡·費育特洛維支，脫洛西青考。所以，假使你們覺得叫我同志有點不像，那麼……

他將手塞近袋口裡面，拿出一方摺得整整齊齊的手巾，將他掀開，從這裡面拿出幾張紙片，將一枚遞給我們。仔細一看，我纔知這位同志依凡曾在赤衛軍裡服務三年，在擁護蘇聯政府的戰爭裡面，曾經負傷過四次。

——這一張也看一下吧。

看了第二張紙片，我才知道他將自己第二個兒子，取個名叫做列甯。第三張，寫着他的女布，名叫做露沙，

——在德國，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人。——依凡對我說明。——露沙，是一個有名的女布爾塞委克，後來，她給人家打死了。——

我們的招待者對他說，請他和我們同桌吃飯，可是這句話在他好像全不聽見

。他，很快的回答了他進來的時候我們所問他的第一個質問。

——你們問我有什麼好的消息？這就是問我到這兒來幹？對嗎？是啦，我聽別人講，這兒來了一個外國來的同志，我想和他見一見面，所以一氣的走了一夜。……

——從那兒來的？同志脫洛西青考。

——真的，整整的一日一夜。——他不回答我的質問，在左手上面放着兩個指頭，反覆地說。

——同志，你在找工作做嗎？

——工作？——他吃了一驚。——我，要找工作？……種田人住在鄉下，還愁沒有工作做嗎？不，……我，近來常常看報，對嗎，這雖則不是每天都看，總之，我是常常看的。你們一定知道的，報上，常常登着列寧的話，那些，我完全記住了。記得列寧在過世之前，還講過這樣的話呢，所以，我——當時，我正在赤



衛軍裏面——打定了主意，我也得幹一下纔對。……他，真是連什麼都知道得很清楚。就是機器的事情，他也知道得比誰還要清楚，他說；不要隨便的買便宜貨，還是大家共同起來，造出一些好東西來。這，也許是我們鄉下人的說法，可是，祇要稍爲想一下，一定可以懂得的。——我們，該有一架有二十四匹馬兒一般氣力的機器，有了這樣的機器，那是不論怎樣用着，它老是不會疲倦，當然啦，它不會拉矢，我們不能從他身上打算肥料的出處，可是，現在，已經有了造肥料的工場，可以代替糞肥的東西，什麼都有——這樣仍舊可以好好的肥田。……我在報上看了這樣的話，所以，我知道了正和列寧所講的一樣，現在才是我們非團結起來不可的時候。我們打了很多的仗，這些，當然不是沒有意思的。——不過，現在的時代又不同了，現在，我們非開始這樣的工作不可了。因為我是這樣的人，所以鄉下人常常跑到我那兒來，說：「依凡，大家在講你呢，到城裏去混了一趟，怎麼連頭腦子也變怪了？」這些話，因為我在列甯的軍隊裡，服務了三年，

所以他們常常這樣的開我的玩笑，可是，不論怎樣講，我老是不理，他們講：「你祇會吹牛，不論你吹得怎樣利害，我們的生活不是一點沒有好起來嗎？譬如說，你現在有一匹牲口，可是，即使你不曾聽到過什麼列寧的名字，你也該有一匹牲口吧。……你東奔西走的忙了三年，身體糟蹋得不成模樣，那麼你得到了些什麼？誰的生活得到了些好處？這樣的對別人講講，當然也可以，可是在這些預先講過的好處裏面，有幾分之幾可以實現？」我，祇是一聲不響地聽着，我忍耐着，可是到後來，我終於到了不能忍耐的地步了。我忍耐着，一句話也不講，可是，我想，我的信念是什麼，總得講一講的了。不過，自從真真的到了建設的時代之後，我能看到的還是很少。看了報，——報上說，在你們的地方，正在進行着社會主義的建設，於是我想到了，好，那麼親自跑去看一下吧。自己的心裏，當然是該早一點明白的。所以，我就跑了來。晚上也走，一刻也不停留。到了這兒附近，天色晚了。可是這一帶地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那兒，在十年之前，在

這兒和瑪諾夫打過仗呢！對啦，在這邊，還埋葬了我們許多的同志。就是說，這兒曾經造過一次赤衛軍的墳墓的。那時候的事情，不論那一樣，我都還記得非常的清楚。真的，永遠也不會忘記……

他的言語中斷，旋轉身來向着窻子。

——唔，請用飯吧。——我們伴夥裏面一個這樣的和他說。可是，他依舊好像不會聽見。

過了一會，他突然的抬起頭來，注視着我們。

——到了這兒，什麼都仔細地看過了，用我這雙眼睛，什麼都看遍了。這樣，我覺得安心了。到了這種地步，那是不論誰也不能再來取笑我了！人，都在這兒工作！機器，都在這兒運轉！一切，都在工作，真利害的人！真了得的機器！什麼東西，都得親眼看到了纔相信。這不是和同志列寧所講的一樣嗎？我打了三年仗，可是，我的血不會白流吧？……

他又思索了一下。用拳頭在桌上一拍，食器發出了很響的聲音。他的顏面，轉瞬間的變了一個模樣，——在他講話的時候，使我感到，在他過去聽到的，看到的，讀過的一切，這時候已經得到了真真的了解。從前模糊地相信的事情，這時候纔得到了真真的確信。他用袖口揩了一下額上的汗。這種動作，好像揭去了一層蒙在額上的頭巾。在他睜得很大的藍色的眼珠裏面，閃耀着充滿了誇耀的，睿智的光輝。

——對啦，——他講。這種聲調，意外的變成了非常的鎮定和安靜，所以，比他用拳頭敲着桌子的那種態度，對我們給了一種更強力的印象。——對啦，在這位外國的同志前面，我可以明明白白地講，我們的血，一點也不會白流。我們的工作，一些也不會浪費。列寧的話，一句也不是吹牛。我們要在他的指示下面努力下去。當然啦，不論怎樣細小的事，也非聽從他的指示不可。你以為準備還不夠嗎？當然，十年之前我到這兒來的時候，什麼準備也沒有，可是，現在又怎

樣呢？不是一切都準備得很好了嗎。假使你們外國的同志們還不相信，那麼十年之後再到我鄉下來看一下吧。那時候，一定可以知道的，因為這樣……

依凡，費育特洛維支的臉上，照耀誇耀着的微笑。他，這時候纔感知了我們邀他一起地吃飯的提議。他拿起瓢羹，喝了第一口的菜湯。

## 從莫斯科到上海

基許作

短小的，典型的日本人，正在一本紅摩洛哥皮的扎記簿上悄悄地寫着一些火車開車時刻一類的東西。也許，是在記載汽車費一類的雜賬。扎記簿封面的角上，我剎那的看到了一個在金文字的S上面交叉着兩枝步槍的金色的商標。這時候，一個德國人正在不管認不認識地抓住別人發問，「喂，在德國你每羅布換了多少？」

快要開車的時候，和行囊一起，好像被人拋擲進來一般的來了一個意大利人。很愉快地用鼻子哼出一種曲調。依據他爽朗的自己介紹，名字叫孔拉特，沙菲，是去林地方的薄樸洛公報的戰地特派記者。

因爲同業的關係，很快的就認識起來。不多一刻，載着各種各樣人物的西伯

利亞橫斷快車，就和莫斯科分開。

上面講過的那位在扎記簿封面角上印着一個在S字上交叉着兩枝步槍的商標的日本人，祇要一有空閒，就一邊開動留聲機器，一邊繼續他打字機的工作。可不必說，那金色標記，是歐洲有數的軍器工廠休納特爾。克里索公司的商標。還有，在他胸口，還掛着法蘭西的Legion d'honneur的勳章。除出膳事車之外，他不和任何同車的開口。

根據膳事車裏面的很少的談話，和綜合了其他乘客間的風聞，對於他，我祇探得了下述這幾點消息。就是，他是一個一點不滲水的日本人，歐洲大戰的時候他曾經幹過美國軍中的從軍武官，現在是一個在巴黎的法國大公司的代表，和一個德國人的妻子一起的住在德國，以及這一次是在從日內瓦到日本去的途中。名字，誰也不講，所以，他是在什麼地方的誰，到最後依舊是莫名其妙。

當他看清了面前沒有俄國人和親俄派的時候，他曾經講過：

「你得知道，所謂蘇維埃的五年計劃，結果是一種戰爭準備。你瞧，他們所說的集團化，那，祇是要在開仗的時候強制地驅使老百姓取一致行動的一種準備。重工業化又怎樣呢？這也是爲着戰爭器具的製造。小孩子和病人的保護設備和工人的療養呢？唔，那是健全的新兵補充的基礎工作。從頭到尾，沒有一件不是戰爭準備。蘇維埃的那些傢伙，現在除出打仗之外就沒有第二種思想。表面上嚷着甚麼馬克昂格思主義，背着人儘在製造着毒氣炮和槍彈。懂得嗎？朋友！

「什麼能做工就有飯吃，什麼誰都有平等的權利，歸根結底，沒有一件不是騙人的鬼話。爲着什麼？爲着準備打仗！可是，幸虧俄羅斯的那些先生們的計畫，並不能照他們預定一般的實現。換句話，在他們計畫上發見了重大的差誤。而且，最放肆的，俄羅斯居然沒收了普丁洛夫的軍器工廠。那工場，本來是休納特爾，克里索公司的財產，所以，後來克里索公司就和俄羅斯斷絕了來往。好啦，得不到克里索公司的幫助，打勝仗已經沒有希望了。」



火車，不停地望着東方前進。烏拉爾山脈，也在不知不覺的中間經過。當然，我們絲毫也沒有爬過了一座高山一般的感覺。祇是氣候很快地寒冷，使我們知道這是在西伯利亞的路上。寒暑表很快地下降。每逢停車的時候，可以看到列車外面的車掌起勁地敲擊一條條地掛在洗盥室下面的「黃色鐘乳石」的那種壯觀的情景。

寒暑表是零下四十二度。偶然想起，幾個月前，當我在塔爾基斯坦的棉花國的時候，在那處阿富汗國境附近的地方，氣候恰恰正反對地是在零上四十二度。想要走到車外去的時候，假使你赤手地去捏一下車外的金屬器具，那真是要使你感到發出悲喊一般的疼痛。

從食堂車到自己車室的途中，非兩三次的曝露在冷凍的外氣中不可。因此，爲着要和這可怕的寒威對抗，路上碰着人的時候，誰都會呼喊出很有勇氣的招呼

○但是，祇有日本人和中國人，始終是沉默地面對面的走過。在這種沉默裏面，很明白地可以看出一種敵愾心的。

中國人乘客裏面，有三五個學生。他們是夏綠丁堡工業專門學校的學生，因為國內不寄學費，所以沒辦法地回向他們的故鄉。有一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始終是不出車室一步，閉着嘴，不和任何同車的談話。也許，在他故鄉的土地勃發了一樁可怕的悲劇了吧。

在施邦道地方買進許多便宜羅布的那位德國朋友，是一個可愛的軍需品的捐客。他一路的坐着三等，可是他隨帶着若干已經用舊了的製造軍需品的機械。對這於種破舊機器，除出每架支付一百八十馬克的運費之外，還被徵收了每立方米五十六馬克的小費，虧他不遠千里的從柏林搬來，真可說得上不辭勞瘁了吧。

偶爾望車外一看，列車正在屋脊的波浪上面行走。諾伏西維斯克到了！這，

據說是被叫做西伯利亞的芝加哥的都市。這幾年來，這地方有了芝加哥一般的急速度的發展，可是，這是何等不相稱的比喻！

誰都知道，芝加哥是填平了沼澤低地，而在上面建立了煙囪和鋼鐵的都市。空氣中蕩漾着從屠宰場裏流出來的鮮血的醒氣，這路上彷彿着墨西哥系的沒飯吃的窮人。街上，儘是些火車站一般沒趣味的菜館，一般叫人做薪水生活者的大羣，在一定的時間，和那些罪該萬的幫死匪們混在一起，在那兒裝填那千篇一律的食料，這是醜惡的地方，這是惡漢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開槍轟擊的都市。惡漢們和警察官是拜把子的兄弟，這就是芝加哥的好處！

日本！你應該趕快的侵畧芝加哥，在那兒空中爆炸，撒佈毒氣！對於這一點，我想絲毫可以不必耽憂，就是國際聯盟，也一定會很愉快地贊助你的！

在滿洲里，我們乘了直簡不能和西伯利亞鐵路比擬一般漂亮的火車，不論怎講，西伯利亞鐵路反正是勞動者的火車。同樣，使我們橫斷滿洲的鐵路，可以說

是政治的鐵路。這，就叫做中東鐵路！可是，名字雖則叫做中東鐵路，事實上並不表示着和中國東部地方有些甚麼關係。這鐵路對穿過中國北部，一直連接到東方的海參威地方。

和上面講過一樣，中東鐵路是漂亮不過的鐵路，可是，凡此一切，過去都會支付過高貴的鮮血和金錢的代價！爲着建設這條鐵路，俄羅斯曾經支付過三億七千八百萬羅布的經費。到一八九九年，除出上面的代價之外，支出又增加了一億八千萬羅布。加上，從哈爾濱到新京（長春）的支線，一百五十哩又消費了八千二百萬羅布。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奉天締結的「中俄協定」，俄羅斯承認了對於中東鐵路的中國的平等的權利。可是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國破棄了這種協定，拿捕俄國工員，和搜查了蘇聯領館。因此，中蘇國交斷絕，同時還引起了兩國間的流血慘事。總而言之，那時候中國想將中東鐵路抓在自己手裏，正像現在日本想要抓住它一樣地。

到滿洲里車站，就來了中國的官吏，搜查了我們的行李，檢查了旅客的護照。從同車的中國人嘴裏，傳來了一些本地的消息。這就是說，在前天，滿洲里的中國護路軍因爲官長要改掛滿洲國國旗，所以引起了反抗的暴動。據說，他們已經很久不會發餉，可是中國人心裏的中國人精神，依舊是不會消滅的。

爲甚麼滿洲國軍隊不擴大鎮壓叛軍的軍事行動？爲甚麼日本軍不將整個滿洲占領？

對於這些疑問的解答，因爲旅行的繼續而漸漸的明瞭。我們這列火車繼續地走了十五六小時的這塊地方，是叫做黑龍江省。這，大這分是極目荒涼的茫茫的沙漠。要填滿這塊土地，有幾百萬大兵也是不夠用的。

甚麼也沒有。真是甚麼也沒有。祇是一點點的泥塗的小屋，和寂寞地移動着的商隊。每個車站，都有一塊十字架式的站名表示着。中國字直寫，俄羅斯字橫寫。

在海拉爾車站，掛着一張捷克斯拉夫國的皮鞋店的廣告。真使人有點吃驚，除出蘇聯之外，這皮鞋店的廣告可以說是已經完全地侵入全世界了。

侵晨四點光景到了齊齊哈爾。大家醒來。日本人官吏和白俄警備隊上來，一點也不遺漏地檢查了各樣的東西，從護照行李起，一直檢查到心臟，一直檢查到腎臟……

車外站崗的兵士穿着中國衣服，雖則背着上了怪長的刺刀的步槍，可是態度上依舊流露着非常隨便的精神氣。在車內檢查着的官吏和警備隊，反而比他們緊張得多了。

突然，檢查員們回轉頭來又闖進已經檢查過了的車室，很快，將一個中國人青年不管死活地拖了出去。大概，這青年的反日的言動被人密告了吧。

諸位檢查員先生們以加倍的興奮，更粗暴的開始了第二次的搜索。可是，這搜索並不能繼續得很久，從車外，已經像雪崩一般的擠進了許多的新客。

他們，都是因爲昨天火車在齊齊哈爾附近中斷，而逃到火車站來的人們。不論怎樣等待，車上的檢查永也不會終了，所以他們就不管一切擠開車外密排着的警備軍隊，而像蝗蟲一樣的擁擠到客車裏面。

列車裏面，擁擠得絲毫也不能移動。休息可不必講，就是打個瞌睡也不容易。人擠得像皮鞋裏的頭一樣。

可是，從這些新來的闖入者身上，帶來了許許多多的消息。有一個美國人，說正在新滿洲國的某大都市建築一些賭博用的遊息場所。他說，最討厭的就是新與滿洲國的官吏貪得無厭地要求額外的好處。

還有一個捷克斯拉夫人。據說，他正在進行着哈爾濱的退職將軍柏萊德納氏和在柏拉格的退職將軍伽達氏之間的交涉。他說，謝米諾夫已經老朽昏庸，所以他自已打算代他指揮白俄羅斯的軍隊。還有，他說，由德國皇帝威廉陛下下的介紹，和德國法西斯蒂們也已經有了充分的連絡，所以事情很有把握，這位仰起了面

孔談論着海闊天空的大計畫的朋友，名字叫做池勃考夫。這，就是新興滿洲國的風景！

黎明的薄暗中載着我們的火車在大豆田的中間走着。上午十時，跨過了國境之後二十幾小時，我們的列車到了哈爾濱市。這兒，又查了一次護照。哈爾濱是鐵路的分歧點。一條水平，一條垂直。這模樣兒很和T字相像。我們改乘了垂直線的火車，火車裏面，擠滿了白俄。哈爾濱，和我一點也沒有關係。反正，歐洲人是壓根兒就和大豆沒有緣分的。一個白俄走來和我談話。「怎樣？」

我回答他說從柏林來，他跟着就問：「經過了俄國？」當我回答了他的時候，他將眼睛一睜，熱心地說：「講些俄國事情給我聽，快講些！」

老實講，在路上我一步也不會走出火車，所以，對於這請求我簡直沒有法子回話。

於是，他連接地提出了許多的愚問：「在火車裏出了駭人的高價，吃了不成



「話的飯菜，啊對？！」那是一定的了，堂倌放肆地坐在客人前面，毫不客氣地代替客人喝酒，對嗎？「等等，等等。」

「那麼，莫斯科怎樣？」他說，我回答他，祇是從那兒經過，甚麼也不知道，於是他說：「那纔太可惜了！」我問他爲什麼？他用誇大的表情，說：「餓死線上的市民，徬徨在莫斯科的街上。」可是，對不起得很，這樣的光景，我一次也不會碰見。

下午五時到了新京。和萊不的許車站很有些相像。柏油路的走廊，地下道，食堂，待車室，規模雖小，樣子確很相像。祇是不幸得很，一切文字，和萊不的許不同，這兒的已經都是日本字了。

最使我吃驚的，在這兒不論市民，官吏，兵士，凡是在這兒步行着的一切人們，都戴着一個遮着口鼻的綳帶。最初，我以爲他們全是在戰場上負了傷的傷兵。可是，問了別人之後，纔知道這是日本人在冬天預防風邪的口罩。

我趁了往大連去的火車。車內的設備非常的漂亮。這鐵路也在日俄戰爭之後落在日本人的手裏，在此，中國方面爲着妨礙日本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就開始了建設平行綫的計劃。於是，日本人因爲不能平和地阻止這種計劃，結果，就發展到軍事的侵畧。

走進騰事車去，三個美麗的日本小姐正在吃飯。梳着日本式的頭，上面插着一個銀的髮飾。畫着花鳥的和服，真是非常的好看。她們還穿着西양의 Sandal 一般的草鞋。

第二天，我們到了大連。大連，是西양의雛形？高層建築，柏油路，汽車，電車，歐羅巴式的櫥窗，美國式的電影館，等等。

祇是，當我看到兩個輪子的人力車還在那兒走着的時候，我覺得大連依舊是亞細亞的，中國的城市。

去看了一下海港。大羣的苦力背着沈重的貨物，從甲版到倉庫從倉庫到甲栢

地。正在那兒工作。看了這種情景，更使我痛切地感到的確已經到了亞細亞了。我，向着黃海，依舊非繼續我海上的旅行不可。一天之後，在青島拋錨，再下一天進揚子江口，這樣我就可以看到上海的姿態了。

一九三八年·四 初版

(二一四〇〇〇)

著者 夏衍

印行者 離騷出版社

廣州長壽東路廿二號

經售處 青年書店

廣州永漢北路財廳前

版權所有  
必究

定價幣國式角五分

178300

敵兵陣中日記

火綫下的上海(報告文學集)

搖班到烽火(報告文學集)

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論集

在困難中前進

日本人的反戰呼聲

托洛斯基派在中國

軍中隨筆

周恩來鄧穎超最近言論

戰時初中國文

收獲和教訓

持久抗戰與組織民衆

在轟炸中來去(再版)

中日戰爭預測(四版)

魯迅紀念集(再版)

中日戰爭與國際(再版)

毛澤東會見記

比衆武裝論

抗日將領印象記

田漢譯

彭啓一著

周鋼鳴著

離騷社

離騷社

離騷社

謝冰瑩著

離騷社

汪馥泉編

廖承志等著

郭沫若等著

郭沫若著

汪馥泉編

汪馥泉編

夏衍編

汪馥泉譯

李華卿著

彭啓一編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 離騷半月刊創刊號

## 實價國幣一角

戰時初中國文 汪馥泉編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封 底